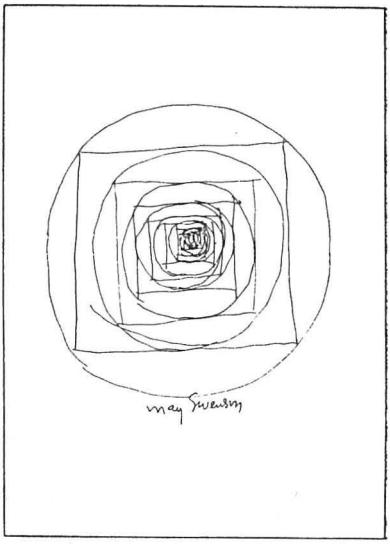
張伯權

梅・史溫遜



「勢所難免，科學正在重造我們的環境，他將來顯然要影響每一個人及其族類的下一步發展。藝術，更親切地處理並形成我們經驗之情感與精神的氣候。詩能夠幫助人保特其人的本質。」

（「科學時代詩的經驗」）

葉慈認爲寫詩是「身體在思想」，又說「詩使我們觸、嚐並且視、聽世界，避免抽象的東西，避免一切僅僅屬於頭腦的思索，凡非從整個希望、記憶與感覺的泉源噴射出來的，都要避免。」詩的經驗是怎麼一回事？出生猶太州的梅・史溫遜(May Swerson, 1919—)全神貫注多年之後，現在自己來分析這種經驗，發現它是「基於下列熱望：想着透表現於外的事物的展幕，想觸及實際存在的事物，並且企圖深入到正在演變的事物之更廣大空間。」這是一種想在我們小小心內納入無限的抱負，也許也可以說是一種衝動，永恆的衝動。

梅・史溫遜曾當過女記者，現專事寫詩與編輯。她生長在鄉村環境受詩的陶養，後來移居紐約，以享受對創作的經常刺激。她作過一些詩的筆記，現在摘錄如下：

詩不告知；它只展露自己。散文才告知。

詩不是哲學，詩使得事物存在，就在此刻。

不是觀念，而是發生。

它不是音樂，可是就在展露時，却發出聲音。

它不是舞蹈，但在停留時還是動的。

詩不是思想；它關涉的是感官和肌肉。